



贵州法治报
微信公众号



法治贵州客户端

红军是“干人”的队伍

——写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之际

■ 记者 李坤 汪月 毕文君

岁月,把最赤诚的守护,酿成最安稳的烟火。
季秋黔北,遵义会议陈列馆,一方标语墙前,人头攒动。一块泛黄的木板上,字迹粗大,黑色墨迹格外醒目:

“红军到,乾(干)人笑,绅粮叫;白军到,乾(干)人叫,绅粮笑。要使乾(干)人天天笑,白军不到红军到……”

所谓“干人”,是旧时贵州、四川一带对穷苦农民的称呼。1937年,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延安记录下米德讲述的贵州见闻:“老百姓管地主叫‘绅粮’,自称‘干人’,什么东西都被抢干了。”

1934年至1936年,红军转战贵州。彼时,群山阻隔、道路艰险,苛捐杂税层层盘剥,压得百姓喘不过气。陈云在《随军西行见闻录》里这样写道:“做庄稼的(农民)身穿单衣、且无完整者……小孩则隆冬还是一丝不挂。”

红军走过,红色星火燃遍原黔山贵水。闭塞的贵州高原,那些饱受饥寒、被重税压榨的“干人”,因红军的到来,命运迎来历史性转折。

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:“一部红军长征史,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。”

巍巍娄山,磅礴乌蒙,九十载风云激荡。当伟大转折的光芒穿越历史云烟,映照在今日贵州满目葱茏的山川大地。当年标语墙上那一声“红军到,干人笑”,已化作新时代幸福生活的交响。

红旗漫卷处,山河已换了人间。

一

“长征是宣言书,长征是宣传队,长征是播种机”

六盘水市盘州市双凤镇,九间楼静立古城深处,红二、红六军团盘县会议会址陈列馆里,讲解员李玉婵在一首歌词前停下,声音平缓沉稳:“武营门,人欢腾,红军哥哥进了城;打开仓库分谷米,为的打富来济贫。”

这首歌谣,记录的是1936年红二、红六军团进驻盘县(今盘州市)时的情景。红军打土豪、分浮财,开仓济贫,对百姓秋毫无犯。

一首歌谣,能唱多久?在贵州,是一代又一代。

红军初入贵州时,百姓远远躲开。国民党散布谣言,还说红军是“共匪”。红军进了城,不进屋,睡屋檐;借了东西还要还,用了稻草要捆好;买东西照价付钱,主人不在就把钱压在灶台上;打土豪得来的粮食、盐巴,当场分给围拢来的穷人。

谣言不攻自破。躲进山里的百姓,下了山。

1935年初,红军总政治部在遵义印制《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》,第一句便是:“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,实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。”

红军在遵义期间,红军总政治部下令:各部队立即动员自己部队中凡能写字的,用木

炭、用毛笔、用大字、用小字,在屋壁上,在门板上写宣传材料,做到每人每天至少写一条。长征时期,中共中央、中革军委唯一出版发行的《红星》报号召“凡是宿营地及大休息地方的墙壁都要写满标语”。

“红军保护干人分田地”“红军是干人的军队”……标语不讲深奥的道理,只用百姓听得懂的话。

百姓不识字,红军就念给他们听,唱给他们听,演给他们看。《送郎当红军》唱过千山万水,活报剧《打土豪闹翻身》在黔西演完,广受百姓欢迎。

遵义女学生李小侠,跟着红军拉横幅、贴标语、打土豪、分田地,后来被邓颖超、李伯钊亲自接收入伍。她跟着红军撤离遵义后,70岁的祖母、父母和弟弟,惨遭杀害。

遵义城里,还有一个叫李光的14岁孤儿,从小流浪街头,给地主放牛。红军进城后,挤在人群里看到这支队伍不打人、不抢东西、把地主家的粮食分给穷人,追着队伍要参军。红军战士说他“还没有枪高”,他就天天缠着部队带路、送信、刷标语,硬是跟着走完了长征。

红军的宣传发动唤醒万千民众。那时,沿河县城,国民党的一位地方官员在给上级部门呈报中写下:红军内部“纪律之佳出人意外”,“人心归附,如水下倾”。

二

“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,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”

湖南省汝城县沙洲村,徐解秀老人守着半条被子的记忆过了大半辈子。1934年11月,3名女红军借宿她家,临走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开,一半留下。1984年,重走长征路的《经济日报》记者罗开富找到她,老人一遍遍问:那3个姑娘,什么时候回来?

在贵州,这样的故事也有很多。
衣,是“干人”的期盼。1934年12月,毛泽东行经剑河县,见一老妇带着幼童,身穿单衣倒在路边,当即脱下自己的毛线衣,又取出被单和白米一斗,一并送给她。1935年春,遵义苟坝寒风凛冽,村民傅再英胸怀六甲,一位年轻红军脱下身上最厚实的羊皮袄,塞给她:“老乡,天太冷了,你怀着身孕,更需要保暖,快收下。”羊皮袄后来改成了傅再英公公的衣裳,并代代相传。傅再英的孙子黄安祥说:“要让后人知道红军对老百姓有多好。”

盐,是“干人”的奢望。贵州不产盐,“斗米换斤盐,斤盐吃半年”。1935年4月,红九军团智取瓢儿井(今大方县瓢儿镇),4月10日,正值赶场,红军战士打开官商盐仓,把囤积的盐巴分给穷人。当地至今传唱:“红军分我两斤盐,拿着盐巴心里甜。穷人一年忙到头,难挣一斤盐巴钱。”

坟,是“干人”的牵挂。红军卫生员龙恩泉,12岁参军,1935年1月随部队进驻遵义,不

分昼夜为乡亲看病问诊。一次为患伤寒的老乡彻夜诊疗,耽误了撤离,追赶部队途中被敌人杀害,不到20岁。乡亲们不知其名,冒着风险将他安葬在桑木垭,年年祭扫,称那座坟为“红军坟”,后迁葬至遵义红军烈士陵园。前来祭拜的群众说:“我们拜他,是为了记住他。”

有的红军,连告别都来不及。1934年10月,红六军团进入石阡甘溪时,陷入敌军重围。红五十二团为掩护主力撤退,将敌人引向三面临崖的团牛山。绝境之中,敌人竟胁迫群众作为“肉盾”,红军怕误伤群众,毅然调转枪口朝天鸣放。团长田海清牺牲,百余名红军战士退到悬崖边,砸毁枪支,纵身跃下……

“宁死不做俘虏,宁死不伤百姓!”因牛山红军壮举展陈中心,讲解员曹云文每回讲到这里都会哽咽,“他们把爱深刻进了骨头里。”

三

“红军打败仗,人民是靠山”

遵义市习水县土城四渡赤水纪念馆里,三扇门板长短不一,木纹间嵌着1935年赤水河畔寒浪留下的印迹。

1935年1月,土城青杠坡战斗激烈,中革军委决定撤出战斗、西渡赤水河。能否快速架设起浮桥,成为中央红军是否能顺利摆脱危机的关键。

听闻红军渡河需架桥材料,土城百姓纷纷卸下自家门板,帮助红军架设浮桥。赤水市委党史研究室三级主任科员王大勇感慨:“门板薄,人心厚。百姓把自家那扇门卸下来,就是把活路让给红军。”

靠山,是门板架桥的倾力相助。

黎平少寨,入舟河上的古桥又矮又窄、破损严重。1934年12月,红军长征先头部队途经少寨。为了让红军大部顺利行军渡河,也方便村民日后通行,寒冬里,村民拆下门板、床板,与红军轮番下水打桩架桥。90多年里,洪水冲垮一次,乡亲就重修一次。75岁的老支书吴锡焰,每逢暴雨便敲锣召集全村抢救护桥体。

靠山,是“弄染结盟”的生死相托。

镇宁弄染寨,1935年4月,当地少数民族头人陆瑞光与红三军团领导人彭德怀、杨尚昆、李富春签订“作战协定”,收留12名红军伤员。1937年初,陆瑞光在贵阳英勇就义,年仅36岁。1985年,记者罗开富采访陆瑞光的遗孀罗凤岐,84岁的老人告诉他:“50年来,我一直想着他,也想念那几位红军首长。”

靠山,是“干人”子弟的义无反顾。

开阳高寨,一个40多岁的庄稼汉听了红军讲军闻的苛捐杂税,要当红军。干部看他年纪大了,不同意。他转身跑回家,从茅棚里带出18岁的儿子:“你如嫌我太老了,把我18岁的儿子送去同你当红军。”龙里,30多岁女子鼓励自己的丈夫去当红军,临时时送给他一条手巾和鞋子,嘱咐:“要时常写信回来!”

据不完全统计,长征途中红军在贵州全省扩红约1.6万人。遵义一隅,扩红4000余人;毕节一带,5000多“干人”子弟参军北上。

四

“当年长征时,红军在贵州活动时间最长、活动范围最广,为我们留下宝贵精神财富”

英魂永存映山河,壮志长燃照古今。宝贵的精神财富,在贵州儿女的血脉中薪火相传。有一种传承,叫倾情守护。

娄山山下,钟元为红军引路、运送物资。行经点金山孙家垭口时突遭伏击,一名年轻红军战士猛地将他扑倒,自己中弹牺牲,没有留下姓名。钟元含泪安葬,举家搬到墓旁,守了一辈子。1962年临终前,他叮嘱儿子钟庆武:“我走后就把我埋在他旁边,世世代代守护好。”从此,山冈上有了两座紧紧相邻的墓。

瓮安天文,1934年底,中央红军短暂停留,在王家老屋墙上留下大量标语。红军走后,为避免被国民党发现,华朝良的曾祖父抹掉外面显眼的字,屋里用玉米秆遮起。爷爷和父亲坚守老屋。如今,68岁的华朝良继续守护。4代接力,让墨迹穿过90多年风雨保留至今。

有一种传承,叫血脉赓续。

在红九军团北盘江渡口陈列馆,六盘水市水城区档案馆工作人员罗兰忠望着展板上字铿锵:“革命火种在这里延续。”

1935年4月,红九军团经过水城时,两位红军战士因病留在顺场医治。一位叫朱云先,一位姓王,人称“王红军”。

3个月后,两人康复,辗转到今龙场乡碗厂村,组织十余名群众成立“碗厂齐心会”。1939年,在国民党反动派突袭中,两人英勇牺牲,但革命信念留下了。

1950年,碗厂村民自发成立农民自卫队,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击叛匪。战斗中,自卫队和群众牺牲74人。最终为解放军引路深入八担山区,全歼叛匪。

和平年代,贵州儿女接续传承。遵义舰上战位砺精兵,边疆哨所边防扎深根,卫国戍边雪域铸利刃,以热血护山河,以忠诚写担当。

有一种传承,叫润物无声。

红色义务宣讲员孔震,其祖父孔宪权是湖南人,1935年在娄山关战斗中负伤后留在遵义,1955年出任遵义会议纪念馆首任馆长。孔震说:“爷爷用生命走长征路,我用声音走长征路。”从1993年至今,地义务宣讲30多年。

在遵义,53名讲解员常年坚守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宣讲,还有2000余名“红色小小宣讲员”开展义务宣讲;贵阳“红飘带”,全城行沉浸式展演让观众在数字光影中“走”进长征;遵义《伟大转折》剧场,真人实景把遵义会议、四渡赤水“拉”到眼前。

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何佳恒和同学辗转千里而来,参观完四渡赤水纪念馆,他感慨:“课本里的长征,一下子有了温度。”

五

“党中央政策好不好,要看乡亲们是笑还是哭”

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花茂村,山风轻拂。黔北民居白墙黛瓦,王治强的“红色之家”农家乐里,木桌围坐,笑声落进院坝。

“党中央政策好不好,要看乡亲们是笑还是哭。”2015年,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花茂村,和村民们围坐聊家常。11年过去,村民侯光富仍记得那天,大家异口同声:“我们都笑了。”

笑,写在脸上;答案,落在日子里。
一条路,铺展乡村画卷,笑声在致富路上绽放——

昔日红军过贵州,走的是山间羊肠小道,有些村寨连骡马都难进。今天,贵州县县通高速、市市通高铁,一条条产业路、旅游路、通组路把山里的村寨与山外的市场连在一起。花茂村的路通了,“红色之家”农家乐旺季一桌难求;化屋村的路通了,悬崖下的寨子吃上旅游饭……

一条河,激荡时代浪花,笑声在开放潮里飞扬——

1935年1月,乌江回龙场、江界河等渡口,红军用竹筏在咆哮江面上撕开天险。90多年后,500吨级货轮经乌江入长江、通江达海,昔日红军突破封锁的天险,正化作贵州打开山门、拥抱世界的黄金水道。

一座桥,连接山海远方,笑声在跨越途中传递——

花江大峡谷,历史与现实在此交汇。1935年4月,红三军团十一团政委张爱萍率部死守花江铁索桥,完成掩护红军主力渡过北盘江的任务。2025年9月28日,同一条峡谷之上,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正式通车,将两岸通行时间从两个多小时压缩到两分钟左右。一桥飞架,天堑变通途。世界前100名高桥近半数在贵州,将“地无三里平”的旧貌改写成“高速平原”的新颜。

笑声丈量民生温度,也丈量发展成色——

毕节市七星关区柏杨林街道的搬迁户胡浩然,从不敢奢望考大学到以683分圆梦清华,全省像他一样圆了大学梦的搬迁子女有6万多名。贵州923万脱贫人口告别绝对贫困,192万群众搬出大山、迎来新生。

毕节市大方县,贵州“大地指纹”音乐会爆火出圈,罗华的烙锅店每天涌入大量客人,他笑得合不拢嘴。“人太多了,根本忙不过来。”“村超”“村BA”“村T”……一个个“村字号”IP持续带来收益,一张张笑脸串连成片。

笑声背后,是民生温度,是发展实效,更是贵州高质量发展的铿锵足音。

江山就是人民,人民就是江山。踏上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,开启新的伟大远征,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,一切为了人民、一切依靠人民,我们才能服新的“雪山”“草地”,攻克新的“娄山关”“腊子口”,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。

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

特刊

P2 守护红色印记

P3 践行为民初心

P4 赋能时代新篇

P5 红色司法映苗圃

P6-P7 长征路上的法治答卷



2026年9月28日在贵州省遵义市拍摄的遵义会议会址。 新华社发(冯悝 摄)